

追忆陈云和于若木生活点滴

陈云和于若木于 1938 年 3 月在延安结婚，他们风雨同舟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时至晚年，老两口感情弥笃，是相亲相爱好夫妻的典范。笔者在陈云同志晚年到他身边工作，十余年间一直作为警卫人员为他服务，也见证了他和夫人之间的生活点滴。

于若木为陈云的饮食提建议

于若木对陈云的关心无微不至，事虽小，爱却深。

陈云的汗背心常常是不能再穿了，才让买新的。去买之前，于若木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嘱：“给首长买得宽松一些，薄一些，要买 60 支纱的，穿着凉快，也舒服。”

给陈云做的新布鞋，刚穿时往往有点挤脚，于若木怕他穿着不舒服，每次都要自己先穿几天，直到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再给他穿。

作为营养学家，于若木为陈云的饮食生活提出过许多科学建议。1984 年，于若木建议陈云吃点胡萝卜，说胡萝卜营养丰富，经济实惠，陈云欣然接受，从此，每天午餐他都要吃两小块蒸熟的胡萝卜。陈云爱吃咸肉，而且爱吃肥点的，后来于若木跟他讲，咸肉在腌制过程中硝酸盐含量比较高，要尽量少吃。从此，他就不再吃咸肉了。陈云以前用的餐具及水杯，多是带小蓝花的陶瓷制品。于若木跟他建议，瓷器着色用的颜料含铅量高，长期使用对人体健康不利，陈云接受了她这个科学建议，就改用了纯白色的盘子和饭碗。

于若木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听她说，年轻时陈云和孩子们的毛衣都是

她自己织的。我曾听她说过：“在延安时，首长发的新棉衣我都要重新给他做一次，因为新棉衣的棉花装得不匀，有薄有厚。我再装的时候，就把背部装得厚一点，因为人冷的时候背部感觉最明显，背部最怕冷。背部装厚了，穿上有点像驼背，但那暖和呀。首长体质弱，受凉了容易感冒，穿上这棉衣就好多了。”她那里各种针线俱全，去外地时也都带着，陈云的衬衣、袜子破了，多是她亲手缝补。一针一线里，缝进了她对陈云的一片深情。

老两口依偎着留下宝贵瞬间

陈云既是一位政治家、经济大家，同时现实生活中又是一个普通人。他对于若木那浓浓的爱意，细腻的情感，更令人感动。在我的相册里，珍藏着陈云和于若木紧密依偎的一张照片，每当我看见这张照片，思绪就回到了当年。

那是 1987 年 4 月的一天，陈云在杭州考察工作。早饭后陈云一直在办公室看文件，上午 10 点 15 分，他走出房门，顺着西湖边那条路面粗糙的柏油路往东散步。

他一路谈笑风生，步履也更显轻松稳健。走到湖边的一个小码头时，我看散步时间已过半，就提醒他往回返，这时他情绪正高，听了我的话反而故意抬高脚步雄赳赳地向前迈了几大步，这才返回。我们都笑了，他也笑了。

他说：“长征的时候就靠两条腿，所以鞋很重要，开始长征时我就准备了三双布鞋。长征时我走得很快，天亮出发，走 100 里天还没黑。脚上的老茧

都磨出很厚。现在老汉没有老太太（他常这样称呼夫人）走得快了，在延安时我走得很快，老太太跟不上我走，气得她哭。”于若木笑着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大家笑了，他也笑了。

一阵清风送来含笑花的幽香，于若木情不自禁地说：“这香蕉花（含笑花的别名）可真香啊。人们比喻花的时候，说真花好得跟假花一样，说假花好得跟真花一样。假花再好，也没有生命，没有花香。”

陈云说：“你这顾问（于若木是中国食品营养协会顾问）对花也有研究？”

“是呀，许多鲜花都是可以作为食品的，这玉兰花瓣就可以食用。”于若木指了指不远处一棵花蕾满枝的白玉兰给他看。

走到一棵鲜花盛开的桃树前，他若有所思，停下脚步，对于若木说：“老太太，‘人面桃花相映红’呀。咱们都老了，儿孙一大群了。”

“咱们还不能算老呀。”于若木笑着说。

“不老？还红吗？”他问。

“红！还红！”
听了于若木爽朗的回答，他仿佛年轻了许多，精神了许多，动情地说：“好，还红。来，照张相。”遂伸左臂搭在夫人的肩膀上。

“再靠近一点！”大家都笑着，鼓动着。老两口含笑侧头紧紧相倚，身边的同志举起相机拍下了这宝贵的瞬间。

于若木非常理解陈云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担任中财委主任，于若木也在中财委机关工作，本来完全可以搭乘他的汽车上下班。但于若木从来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去机关，没有搭过他的一次便车。

之后，于若木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单位在香山，平时就住单位，周六要骑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才能到家。后来有人就这件事采访于若木，她的回答很简单：“我们的家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的劳动者自居，以普通的机关干部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

1986 年，已年届古稀的她，依然是常骑自行车出去办事，如遇外面客人第一次来家，不认识家门，她就骑上自行车到中南海的大门口去迎接。同志们劝她出去时派辆车或是有些事让同志们帮助她去做，她却总是笑着说：“没事，自己骑车也能顺便活动活动身体。”

1986 年 7 月 12 日下午，陈云在散步的时候对我说：“老太太现在还常骑自行车出去。我告诉她，年纪大了，还是小心点为好，摔了跤就不得了啊。她说就在近处骑骑。我说近处骑也得小心呀，不是年轻的时候了。1926 年在上海，我骑车过一个十字路口，正好前面有个老太太，手里端着一碗面，我就赶快刹车，右手撑着地，手肿了好几天。我手肿了没关系，要是撞着老太太，摔一跤，骨折了，那就不好办了。所以我说老太太呢，小心点好。”

陈云对于若木，其情真，其意切。但他一向严格要求着家人，对夫人更是如此。

1987 年 1 月 27 日，是农历腊月廿八。午饭后，陈云问我：“今天吃什么了？”我说：“今天中午食堂会餐了，好吃的不少。于若木同志还送给我们一个大蛋糕。”他说：“老太太是食品协会顾问，这大蛋糕会不会是食品协会送的呀。你问问她，要是送的可得给人家钱，不能白要人家的东西。”

陈云每到外地，都跟我们讲要尽量减少地方上的负担，少给他们找麻烦。对家人他也是如此要求，每次外出，亲属中一般只有于若木陪伴。每次离开一个地方之前，他总是嘱咐于若木按规定的标准，向地方接待部门交足伙食费和粮票。

于若木非常理解陈云，事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她从不参与陈云工作上的事，涉及公事的场合，她也不出席，就如保密守则上要求的那样：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陈云对夫人的严格要求，于若木对丈夫的善解人意，正体现了他们模范夫妻的爱——一种特殊的爱。

据《百年潮》赵天元/文

苏军演绎孙子的虚实之道

二战中，苏军将《孙子兵法》列为军事学术史教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并在卫国战争中得到应用。以第聂伯河会战为例，苏军把孙子的虚实之道演绎得炉火纯青。

此次战役，以苏军发动进攻开始，目的是解放左岸乌克兰、顿巴斯、基辅，并在第聂伯河右岸夺取登陆场。会战开始，苏军采取实打猛攻，向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和顿巴斯实施进攻。德军无力阻挡苏军的迅猛进攻，退守右岸，继续控制黑海诸港和克里米亚半岛。希特勒声称，第聂伯河是攻不破的天然堡垒，除非第聂伯河水倒流，否则俄国人是攻克不了它的。

苏军最高统帅部代表朱可夫和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决定避实就虚，把主要突击方向转移到德军防御力量较弱的基辅北侧，命令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等主力部队，悄悄地调到第聂伯河左岸，然后沿着战线往北隐蔽行军，在基辅以北约 40 公里处重新渡河，从柳捷日登陆场发起攻击。

为了掩盖这一行动，在朱可夫的

指挥下，苏军采取了一系列造势欺敌的行动。苏军首先伪造了一个暂停进攻、就地转入防御的假命令，并使其落入德军手中。苏军还在整条战线上广泛制造转入防御并准备从布克林重新发起进攻的假象，如主力部队夜间撤退后，在原地留下一个指挥所和几部电台照常工作；在德军阵地前方播放机械化部队行军的声音。德军误以为苏军继续在向当前方向集结兵力，主力仍固守布克林不动，并从其他方向抽调了大批预备队。

结果，当苏军主力突然在基辅方向发起进攻时，德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立时溃不成军。苏军实施强渡，突破德军第聂伯河防线，并以相对优势兵力在几个方向实施进攻，解放了 160 座城市、3.8 万多个居民地，夺得了 25 个登陆场，收复了重要的经济区。

苏联军队达到了战略目的，而希特勒企图沿第聂伯河确立战线和建立“东方壁垒”的所有计划都落空了。

据《老年生活报》郑文浩/文

